

农民家史



# 从流浪儿到主人翁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农民家史  
从流浪儿到主人翁  
本社编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1965年·天津

农民家史  
从流浪儿到主人翁  
本社编  
赵贵德插图

---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河西区尖山路) 河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第三号  
河北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---

787×1092 1/32·1-1/2 印张·22,400字 印数:28,001—61,000册 1955年4月第一版  
1955年9月第二次印刷 统一书号: T3085·145 定价: (5)0.11元

## 編書人的話

在旧社会地主老財拿着印把子，騎在咱們貧农、下中农和广大劳动人民头上敲榨勒索，为非作歹，无恶不做，不让咱們活下去。看看这本书里所写的胡延年、郑子和的家史吧。这两家人都是咱们的階級兄弟，他們在旧社会被逼上了絕路。成年累月給地主干活，累死累活，連糠糠菜菜也吃不上，还得卖儿卖女，挨門要飯。那些橫行霸道的階級敌人，乘人之危，下了毒手。胡延年他娘，郑子和他爹，都叫地主豺狼們給活活打死了。他們的姐妹被迫卖給人家，自己流浪街头，害得家破人亡，骨肉分离，真是苦大仇深，血泪盈盈。

这种苦是什么苦？是階級苦。这种仇是什么仇？是階級仇。在旧社会，咱們貧农、下中农，誰也受过階級压迫和階級剝削的苦。咱們是一条苦根上长的苦藤，命运相同，血肉相連。咱們一定要永远記住这階級压迫、剝削的痛苦和血泪仇。

旧社会是貧农、下中农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苦海。劳动人民的千年仇、万年恨，只是有了共产党毛主席的領導，團結起来鬧革命，推翻了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統治，夺回了印把子，才有了出头之日，做了

国家的主人。咱们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，在经济上也翻了身，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。咱们人民公社的日子越过越兴旺，生活也一步一步地好起来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被打倒的阶级敌人并不死心，他们时刻幻想复辟，为了保卫我们的好生活，我们一定要抓牢我们的印把子。

我们编这本家史的目的，就是让我们永远不忘阶级苦，永远不忘阶级斗争。想想万恶的旧社会，看看今天的新社会，新、旧对比，真是两个世道，两种世界呀！我们恨旧社会，爱新社会，就要牢牢地记住党和毛主席的教导，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，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争当建设社会主义、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硬汉子和红旗手。

一九六五年二月

## 目 录

从流浪儿到大学生·····	1
童年血泪·····	33

## 从流浪儿到大学生

胡延年

解放后，党把我培养到大学毕业，分配我在大学作助教，后又调我到报社作记者。每当想起我能够幸福地为人民服务的时候，不知怎的，我总是鼻子尖一酸，回忆起解放前一家人骨肉分离，逃荒要饭，到处流浪的童年生活来。

### 卖了姐姐

我是河北省邱县马头村人。打我记事起，我家就租种地主胡金星的地，有时候我爹还给胡家当长工。那时租子重，工钱低，在地主残酷剥削下，我全家七八口人，实在难熬。

一九四三年，春天大旱，头一年冬天没有下一点雪，地都干得裂了缝。这年春天我家未见一颗粮食粒，野菜没出地皮就被挖光了。后来俺家就吃白水煮榆叶，有时拌一点榆皮面。榆叶、榆皮吃光了，就吃柳叶、桑叶。桑叶有毒，我们一家人都吃得全身肿了，脚肿得穿不上鞋。我娘最劳苦，肿得最厉

害，脚上直流黄水。后来，树上的桑叶也吃光了，餓得实在没办法了，我娘就把枕头里装了多年的荞麦皮倒出来，用小磨拐了拐，用水煮一煮吃。吃下去拉不下屎来，我娘就用钥匙伸到我肛門里一点一点往外掏。我二弟拉不下屎来，憋得肚子疼，我娘就用火罐子烤，烤时把肚皮上烧伤一大块，至今还落了个疤。最可怜的是我不滿两岁的小弟弟，肛門小没法掏，被活活憋死了。

我爹媽看着我姐弟們快要被餓死，忍着心疼要把我两个姐姐卖到西乡去。那时我大姐十六岁，二姐十四岁。哪个当爹娘的不疼孩子，哪个当閨女的不疼爹娘啊！我爹难过得一夜沒睡觉，我媽哭得死去活来，两个姐姐一夜哭湿了两个枕头。第二天天还没明，爹就拉着两个姐姐往西乡（鸡澤县）去了。我和媽媽送了五六里路还舍不得分手。临别，我媽往我两个姐姐衣袋里各装了一块家乡的黑土坷垃，哭着說：“甭說当娘的对不起你，是咱家穷。到了外乡，想起家就看看家乡的黑土，定定心。”姐姐和娘都哭湿了衣襟。

我怎舍得叫姐姐走啊！我小时候姐姐經常抱着我，长大了又一块挖野菜。有时到远地方挖野菜，中午回不来，姐姐往衣兜里装一块糠菜糲糰，掰給



我一大块，她自己吃小块。有时地主羔子打我，姐姐总是握紧拳头保护我。现在姐姐就要卖到外乡，我心里多么难过啊！我拉着姐姐的衣角哭闹着不叫走，可是不卖掉姐姐又怎么能救活全家的命呢！姐姐终于从小道上往西走了，走几步一回头。我看着姐姐的背影哭着，喊着；看不见了，我往前跑几步，跌倒了，鞋掉了，我一看鞋，这鞋还是姐姐给我做的呀！

那还是春天里，一次我跟姐姐去野地里挖野菜，我的鞋破了露出脚趾头，一不小心踏在蒺藜上，扎得我火辣辣地疼，我哭了。姐姐跑过来抱住我，帮我拔出蒺藜，还哄着我說：“小四（我的小名）甭哭了，等姐姐给你做双新鞋，蒺藜就不扎你了。”当天夜里在棉油灯下，俺娘和大姐给我纳鞋底，二姐给我纳鞋帮，忙着给我做鞋。我一心想穿新鞋，翻来复去睡不着，瞪着小圆眼对姐姐說：

“姐姐给我做双脸簪子鞋吧！”姐姐說：“嗯！你放心睡吧！明早准叫你穿上新鞋。”第二天清早，我还没睁开眼，姐姐就叫醒我，叫我試新鞋。我一試，不大不小正好合脚，我喜欢得抿着嘴笑。想到这里，再看看手里的鞋，更加想念姐姐了。当我再抬头看姐姐时，已经走远看不见了。我拿着鞋，打着

滾哭……

## 餓死了娘

爹領着姐姐走后，俺娘儿几个，把家里的一点破烂东西换了几斤高粱壳吃，忍飢挨餓熬到了麦收。一天我和弟弟跟着娘去地里拾麦，娘儿仨撿了半天才撿了一把麦。天黑时，忽然发现地头有割剩下的几棵青麦子，我和弟弟高兴地跑去采。誰知恰在这时候，地主家三少爷胡丙全来了，見我篮里有麦头，硬說是偷他的，上前打了我一巴掌，伸手夺过我的篮子，气势汹汹地摔在地上，三脚两脚踏得粉碎。他打了我，凶气还未消，又来打我弟弟。这时我气极了，想和他拚命。当他又去掐我弟弟脖子时，我抓过他的手就咬，地主羔子心真狠，一脚把我踢倒，下巴颏扎到麦茬上，鮮血直流（如今我下巴颏上这块疤就是那次留下的）。狼羔子还想按着我狠打，我娘急忙抢上去挡住我，跪在地上哀求：“三少爷，行行好吧，饒过孩子这一回吧！”狼哪懂得人性，見我娘挡住他，沒打在我身上，早气紅了眼，上前一把扯下我娘腰間的围裙，嗤嗤撕成了布条条；俺娘伸手夺围裙时，他飞起一脚把我娘踢得半天起不来。我娘早瘦成了一把骨头架子，加



上一天水米沒进，走路还直心慌，哪里还能經得狼羔子这一脚，当时就吐了口鮮血，晕了过去。我和弟弟趴在娘身上呼唤了半天，娘才睜开了眼。可是她在地上躺着不能說話。我和弟弟把她架回家去。到家就得了病，发高烧，上吐下泻，鬧騰了一夜，天明眼窝塌下去一指多深，眼圈也黑了，还直咬牙翻白眼。眼看着我娘一天也难活下去了，这时我多么盼着我爹回来呀！爹卖了姐姐，也許能带点粮食回来，好救活娘的命。

爹回来了，一粒粮食也沒带回来，脚上的鞋也沒了，光着脚丫子，身上穿的破褂子也不見了，披着破布袋片。原来，爹把二姐卖给任县一个人家当童养媳，又通过人贩子把大姐姐卖给山西，换来二斗紅高粱。回来时路过龙堂鬼子炮楼，炮楼里的伪軍說我爹是八路軍，把二斗高粱抢走了，破褂子也被剝去了，还毒打了爹一頓。——我娘听完爹的述說，气得一口气沒上来，就閉上了眼。我爹伤心过甚，哭不出声来，躺在炕上直打滾。我早哭得嗓子变了声。

我哭着把娘被打的經過告訴爹爹。爹是个倔强的人。从前就因为地主逼死我爷爷，跟地主拚过命。从那时起，俺家和地主胡金星家結下了冤仇。

我爹为了抵抗地主的人身压迫，练成了一身好拳脚。一次，爹正在井台上担水，见两个地主羔子欺负我，爹就抡起扁担当三节棍打地主羔子，两个地主羔子回家拿了两把砍刀也没打过爹爹。这时我娘又因被地主殴打致死，爹气得两眼通红，从门后边拿起一把镰头对我说：“孩子！咱反正活不成了，他们逼死咱家两条人命了，我要跟他们拚了！你们记住你爷爷、你娘、你爹是怎么死的，长大了要报这份血仇！”说完，跳起来就要往外走。我兄妹三人也顾不得哭了，抱住爹的大腿死活不让爹走。爹看着我们兄妹三人都很小（数我大，我才十岁）留下无人照管，又看我娘还躺在炕上没人料理，手腕子一软，镰头落在地上，捶胸顿足大哭起来。爹对我们说：“日后只要咱家还有一个人活着就要讨回这笔血债！咱穷人不会穷一辈子，日后总有个出头露面、报仇雪恨的日子。”

用炕上的破席将娘好歹地埋了，埋完回来，爹闷坐在空炕上低着头发愁。弟弟妹妹抱着爹的胳膊腿，哭闹着向爹要娘。我边哭边在炕上收拾娘生前留下来的破烂东西。在娘生前用过的针线筐子里，拿出娘生前穿的一件褪了色的浅蓝褂子，上面足足补得有二三十块补丁，有黑的有白的，啥色都有。

看到这些更想起了娘。娘啊！你一生沒穿过一件沒补釘的衣裳，你一生沒吃过一頓不掺糠菜的飯，你似牛似馬，受苦受难，临死用块破席头把你卷。在娘的破蓝褂子的肩膀上，有块沒有补上的白补釘，上面还連着針綫。我小心地取下这块白补釘，一針一針地縫在我的双脸鏟子鞋上，算是給娘穿的白色孝鞋。穿上这双鞋，我永远記住階級仇恨，永远不忘階級斗争！

### 又卖了弟弟妹妹

娘死后家中沒有一顆粮食了，再呆在家里全家就要被餓死，因此爹要領我們兄妹去到姐姐家逃活命。但这时家中連一頓吃的也沒有了，全家人的肚子都餓得咕咕叫，这怎么能走到姐姐家呢！不走吧，再晚两天，說不定就逃不出去了。怎么办呢？爹咬了咬牙說，卖地！

哪有什么地可卖呢？爹忍着心含着眼泪，只好把大路边上的二亩七分已經当出去的活契地变成死契。灾年是富人发橫財的时候，也是穷人傾家蕩产的时候，二亩七分地根仅卖了十元鈔票。灾荒年东西不值錢，只有粮食是宝，粮价高昂，十元鈔票只买回四斤高粱十斤糠。爹用小磨拐了拐，蒸了一鍋

糠窝窝头，算是一路上的盘費。

黎明，我爹挑着两个破筐，一头挑着三岁的妹妹小鱼，一头挑着六岁的二弟。我才十岁，拄着个打狗棍，一瘸一拐地紧跟在后边。我們父子四人忍着餓，累死累活，走了两天半才来到鸡澤县柳夏村姐姐家。滿想快赶到姐姐家吃頓飽飯，可是临近村边，爹不让走了。他囑咐我們說：“見了你姐姐誰也不許說你娘死了。”爹叫我把脚上为娘穿孝的两只白鞋脫下来，藏在筐里，怕姐姐看見了难过。

到了姐姐家，姐姐的婆婆正在院里閑坐着，看到我們进来連理也不理，一拧鼻子朝屋里走了。姐姐正在厨房里往鍋里添水做飯，見我們来了，丟下手里的活，扑了过来。闺女是最疼娘、想娘的，姐姐見了我們就問娘来了沒有。我想对姐姐說，又不敢說，只是哇一声哭了。姐姐惊慌地抱住我，搖着我的头說：“快說，弟弟，是怎么回事？咱娘——”我越哭越痛，哽咽得說不出話来。姐姐又去筐里抱妹妹，在筐里发现两只白鞋，她眼一楞神，一口气憋了一大会，才倒在地……

姐姐的婆婆一听哭叫，从屋里躡出来，一跳三尺高，两手拍着大腿罵我姐姐：“娶了你这个小死妮，結了你这門穷亲戚，是个填不滿的冤家坑，刚

背走二斗高粱又挑来四张口，俺养活不起你，快把二斗高粱退回来，给我滚出去！”

姐姐没有办法，只得领着我們父子住到村东头的破庙里。天黑了，姐姐怕回去晚了挨打，就含着泪离开我們回婆婆家去了。

在这里，爹想找点零活做，挣几个窝窝头吃，可是，灾年穷人越多，地主盘剥得就越厉害，零活也越难找。

又过了几天，还是找不到活做，要不到饭吃，看来在这里是活不下去了。爹想来想去，又把我們挑到任县俺二姑家。二姑是光緒二十六年家乡鬧灾荒，地主逼租逼债逼得没法活了，俺爷爷把俺二姑背到任县桥头村，卖给徐家作童养媳的，那时二姑才五岁。到了二姑家，心想亲侄子来了，二姑准叫吃顿飽飯，誰知道二姑家也是穷人，这里是半荒年，二姑父刚餓死两天，家里沒有一粒粮。二姑含着眼泪迎亲人，忍着心把院里一棵小枣树上的枣，刚长到象鈕扣那么大，就給我們打下来，煮煮吃了两頓。吃完了大家都瞪着眼餓着。

爹爹想来想去，想不出一办法，还是把弟弟妹妹給了人家，叫孩子逃个活命吧！可是在那人吃人的年月里，多一张嘴就多一份罪，誰还要孩子呢！



找了好几天，都没人要。后来我爹想了个办法，把弟弟妹妹丢在三岔路口上，兴许能遇上个好心人收留起来。白天放在路口，晚上抱回来，弟妹二人在路口丢了好几天也没人过问，爹忍心不下，又把孩子抱了回来。

后来，爹叫二姑托人找来个人贩子。人贩子叫老多，骑着头小毛驴，见我妹妹、弟弟都饿成半死不活的，怕不好找主，赚不了钱，不愿意要。他说我弟弟腿瘸，妹妹傻，其实弟弟并不瘸，妹妹也不傻，这都是饿的呀！后来爹给人家磕头哀求，人家才勉强收下。

临走时，人贩子用两块绿豆面窝窝头把弟弟妹妹哄到驴背上。还用红单子蒙住头，怕孩子认清路偷跑回来，那时妹妹才三岁，又饿坏了，抓住窝窝头只顾吃，她怎么知道这一别就是永别！弟弟那时六岁了，懂事了，他拿着窝窝头舍不得吃，走出十几步远，又从驴背上滚下来，跑到我眼前，硬把窝窝头塞给我，抱住我痛哭。我给弟弟说：“记住，你是河北省邱县马头村人，日后可别忘了家；在路上还要教给妹妹，让她也记住咱老家的地址……”还没等我把话说完，人贩子跑过来抱住弟弟就走。弟弟在人贩子怀里拚命挣扎，哭着喊爹，喊哥哥。他被